



(秦腔)

美人换马

范紫东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前 言

「美人換馬」是已故作家范紫东先生的遺著。該剧創作于一九二四年，由易俗社演出，是名導演陳雨農先生排練的，主要演員有劉毓中、劉箴俗、劉迪民、馬平民、沈和中、路習易、張秀民等，演出後曾獲得好評。多年以後，因為有的演員病故，有的演員到外地劇團演戲，人事變動很大，以致未能繼續演出。直至去年中央劇目工作會議以後，我社在挖掘原有的傳統劇目時，將該剧發掘出來，由原來演出該剧的演員王秉中、郭朝中按原舞台演出本重新排練演出，並力圖保持原來面貌，以便更廣泛吸取各方面意見後再予整理，俾成為一個較完整的秦腔傳統節目；但於演出後，各方紛紛來函索取劇本，以致未及整理先予出版，以供需要。希望各兄弟劇團和讀者們多多提出意見，以便作進一步的整理。

西安易俗社 1957年9月25日

人 物

杜夢齡
沈云波
百 姓
霍去病
丙 吉
許广汉
霍 光
大内侍
四青衣
二差役
四龙套
四校尉
四番將

徐 綱
赵微卿
刘屈釐
江 充
單于王
許 妻
田延年
中 軍
胡 淨
二 杂
家 院
圣 旨
四番卒

沈从周
徐 琳
桑弘羊
汉武帝
汉宣帝
幼 旦
赵光汉
四馬夫
丫 环
四内侍
轎 夫
四正將

友馬金馬殿女馬婿宮難獄北親極兵朝
訪進拾失登賣換認杀救杀征結登散还

次

場

第一場
第二場
第三場
第四場
第五場
第六場
第七場
第八場
第九場
第十場
第十一場
第十二場
第十三場
第十四場
第十五場
第十六場

第一場 訪 友

杜夢齡：（寒士裝上）

（引）家徒四壁，
十載讀書養氣。

（坐介）

（詩）朝庭重武不修文，
万里开边战血殷；
中国虛耗誰救济，
紛紛言利苦斯民。

小生姓杜名隱，表字夢齡，長安人氏。自幼溫习經史，學富五車。只因皇帝窮兵黷武，累得民窮財匱，困苦顛連。小生目睹心傷，因此閉戶不出。只是父母双亡，又无妻室，况且家貧如洗，好生愁悶人也。

（唱慢板）

汉家連年苦征战，
加增賦稅民不安。
富家納粟紓边患，
貧民应募出汉关。
因此百姓加愁怨，
你不該发兵去开边。

小生自幼把書念，
并不識弓箭并刀鏢。
昨日羽書到首县，
听說四处起狼烟。
小生独自坐庭院，
胸中愁恨有万千。

徐 綱：（富公子裝上，唱浪头带板一句扎）

百无聊賴怎消遣。

小生姓徐名綱字季常。今日閑暇无事，特來訪友，
但不知杜賢弟在家不曾。待我叩門問過。（叩門介）
開門來！

杜夢齡：（開門介）原是仁兄到了，請進。（同進同揖介）仁兄
請坐。仁兄來的正好，為弟今日愁悶的要緊，一見
仁兄，如撥云見天一般。

徐 綱：賢弟独自一身，而且四壁蕭然，愁悶自然不免。為
兄家中衣食充足，天倫之乐，更不待言，為兄却总
是不高兴，因此无聊，來訪老弟。

杜夢齡：如此咱們弟兄二人，今日暢談一回。

徐 綱：还是談古，还是論今？

杜夢齡：过去的事实，尽是陈迹，我也不愛講；如今時世尽
是兵馬，我也不愛听。我們还是各言其志者好。

徐 綱：賢弟有什么大志，你先對為兄講來。

杜夢齡：呵仁兄你听。（唱）

為弟向來无大志，
寢食經史自讀書。

只要娶妻得賢女，
那怕終老在吾廬。

徐 綱：（笑）我當賢弟怎么大的志向，原来是想得一个美女作妻，这才一点价值都沒有了。

杜夢齡：仁兄何不相諒，为弟上无父母，中无兄弟，孤苦伶仃，穷愁无依，若不得一个賢妻，与我安貧守分，这今生还有何趣味嗎？

徐 綱：为兄并不是說你不該有此念头，但是，你总該有絕大的志愿，怎么便拿这件事，就了結你的抱負了？

杜夢齡：仁兄你豈不知，如今这时勢，不入行伍，便无出头之地，我这文弱書生，也只好雌伏，不敢再有什么奢望。所以只求得一位佳偶，高枕林泉，就算完事，为弟也自覺得沒有价值。仁兄你且把你那志向也講上一遍，教为弟先領教。

徐 綱：为兄家中丰衣足食，什么都不缺乏，只是缺少一件。

杜夢齡：那一件？

徐 綱：只缺少一匹千里馬，因此四处搜求，总是搜求不到。这是我心上一件大事。

杜夢齡：仁兄，你这志向更沒有价值了。为弟虽然不才，还在人身上打掛，你怎么在馬身上打起掛来了？把这毛片东西，何足掛齒，詩經上說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，可是这淑女就是圣人，也未免有情，黑明晝夜，輾轉反側的，总想得个賢內助，豈照你这黑明晝夜的給馬打主意，仁兄，难道你还連馬过活不成？

徐 綱：賢弟那知，大丈夫在世，當羅馬食肉，立功異域，以取封侯，不然馬革裹屍，为国捐軀，豈能老死牖下，寂寂无聞？有千里馬，便可提三尺寶劍，背六鈞弓，乘長風破万里浪。賢弟，你沒要小量为兄也。

（唱七絢）

叫賢弟莫要將为兄小量，
是男兒要立志效命疆場。
倘若还得良馬便把陣上，
那單于在漠南怎敢称王。

杜夢齡：哎呀，我当你有什么志向，原来才想帶兵。曾不記古人說，兵者不祥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所以自古以来，文官拿权則国治，武官拿权則国乱。我汉朝自从武帝登极以来，好大喜功，开边拓土，年年練兵，日日筹餉，趋数万万生灵，死于玉关以外，糜数万万金帛，填于庐山之壑，如今鬧得民穷难支，庫空如洗，兵之为害，以至于此，所以如今誰能散兵，比放生功德还大。仁兄心想帶兵，为弟是良心上的主張，万万不敢贊成。

徐 綱：賢弟，为兄今日特来和你談心，你怎么連我抬起槓来了？把我恁大的志向，教你一下打消了。

杜夢齡：仁兄，并非为弟打消你的志向，不过主張不同，就未免分道揚鑣。

徐 綱：是，是，是，为兄的志向，暫且擱起不提，只是賢弟心上那一件事，为兄总要在心，定要代你选一个

有才有学有德有色的人物；管保教賢弟如愿以償就是了。

杜夢齡：如此弟先道謝。（揖介）

徐 綱：今天还談的痛快，天色已晚，我便告辭。正是，有志不妨告知己，

杜夢齡：出言自可見人心。（分下）

第二場 進 馬

〔四馬夫胡人裝扮上各馬畢，拉馬上馬下，淨花面裝胡人亦乘馬下。〕

沈从周：（县官裝帶人役上）

（引）西域進天馬，

忙煞知县官。

下官長安縣令沈从周。只因西域國王，前來進馬，特此出衙接差。衙役，催馬。（上馬走下場迎接，四胡馬夫同胡淨乘馬上，跑馬下，沈亦騎馬回衙）

（唱）

使臣當殿見聖上，

下官急忙回衙堂。

（下馬介）女兒云波那里？

沈云波：（帶丫環上唱小帶板）

爹爹回衙有話講，

裙釵仔細問端詳。

爹爹萬福。

沈从周：我兒少禮坐了。

沈云波：孩兒謝座。爹爹，今天这街上就熱鬧破咧。

沈从周：我兒怎生知道？

丫环：老爷出衙办差的时候，我听人說，今天外国人前来进馬，滿街張灯結彩，爭看天馬。我和小姐在樓上看了一下，所以我小姐她曉得街上熱鬧。

沈从周：这就是了。

沈云波：爹爹，你看人家外国进来的那馬，五花連錢，四蹄生火，走如風馳，奔如电逝，这一个馬，不曉能值多少銀子？

沈从周：哎呀，这馬說起来，价值实在算不清白。

沈云波：怎么就算不清白？

沈从周：我兒那知，自从今上武帝登极以来，用了几十年兵，折了几百万人，糟蹋的銀錢，实在不計其數，才打了几个勝仗，将西域各国征服，因此前来献貢。講到終底，用兵几十年，只落下几十匹馬，就是这一回支应，統計也不下百万，孩兒你想这一匹馬能值多少？恐怕一个馬一千万銀子也算不出来，还把人命不要上算。

沈云波：这馬竟然攤了恁大的底！难怪皇帝把这馬看的如金如玉。

丫环：听来听去，这馬比人还值錢。

沈云波：值錢不值錢，比你总值錢，恐怕你一个都换不下一匹馬。

丫环：十个我恐怕都换不下一匹馬。

衙役：（上引）

天馬发到县，

急忙来稟官。

稟老爷，皇帝将外国进来的那馬，一下发交到县，
言說御厰地方窄小，容他不下，教县里暂时喂养。
一要水草干净，二要房屋寬敞，三要喂馬勤慎。老
爷，看这些馬在何处安置，派何人經管？

沈从周：哎呀嗟嗟，这樁差使，就把本县忙坏坏了。你站起
来，随老爷出衙詳細察看呀。（唱带板）

听說将馬发到县，

出衙親自要周旋。（下）

沈云波：（唱原板）

父親出衙将公办，

且到綉樓弄針尖。

（同丫环下）

第三場 拾 金

百 姓：（上持包袱唱搖板）

昨日里在当舖将衣典当，

当銀子三十兩前去納粮。

一路上見行人都把县上，

但不知有何事細問端詳。

众位請了。

內 白：請了。

百 姓：你們都趕着上縣，有何事故？

內 白：外國進馬，我們都是進縣看熱鬧去的。

百 姓：原來有恁大的熱鬧，待我加步前行了。（唱搖板）

外國進馬入亂嚷，

加步前行兩腿忙。

（跪下遺包袱介）

杜夢齡：（上唱小帶板）

路上行人密如網，

得閒且自玩春光。

（拾包袱看介）

原是一封銀子。呵，大約有二三十兩，今天怎么还有这个財命，我一入一口，豈不是就够半年的度用。不免拿回家中，哎呀不妥，我想这封銀子，若是貧寒之人，揭借他人，持此納粮完稅，或者娶妻送葬，我若拿回家中，那丢銀子之人，怎样了局？我还是在此等候，那人是一定要来的。等他到来，問个明白，我便將銀子交付与他，豈不是好。呵，便是这个主意了。（唱搖板）

常言說人生要安分，

我便等他到黃昏。

他一定有人來尋問，

原封交还失遺人。

百 姓：（上唱二六板）

拿着行李不謹慎，

失遺了一封雪花銀。

一路上行人都問盡，

但不知誰是拾銀人？

〔甲乙二杂上。〕

百姓：这不得活，这不得活，粮差催的这样紧，是我将衣物当尽，才当了三十兩銀子，上县納粮，怎么一时不小心，就遺了？这一下不得活了，只有死的一条路了！（哭介）

甲 杂：你哭着何事？

百姓：你不用問，不得活了。二位老兄不知，我上县納粮，中途路上，把銀子掉咧。

甲乙杂：把多少掉咧？

百姓：不用問，好几十兩呢。

甲乙杂：几十兩銀子，已經掉咧，哭着算什么呢。走回走。

百姓：好哥呢，这是預备下的粮銀，只說明天粮差到門，如何是好？老哥你都打听，誰將我的銀子拾咧，如果人家能还給我，我情愿給人家分一半。

甲 杂：如今这世事，那里还有拾金不昧的人呢？畢了畢了。

杜夢齡：此間有人痛哭，莫非他是丢銀之人，待我上前問过。众位請了。

甲乙杂：請了。

杜夢齡：众位在此有何事？

甲 杂：老哥不知，此人將銀子失遺，在此痛哭，我們在此劝他。

乙 杂：他說誰將銀子拾了，若果能还給他，他情愿分給一半。

杜夢齡：小生今天倒拾了一封銀子，你看是你的銀子不是？

百 姓：（接介看介）正是我的銀子，我給你磕頭。

甲乙杂：世上还有这样好的人呢，实在难得。伙計，你还說給人家分一半呢，怎么銀子拿到手，不言喘了？

百 姓：哎呀，这明是我的銀子，我怎能分給与他。但是一言出口，駟馬難追。是了，我另有法子对付他，众位且不要忙，待我解开銀包，看分量够不够。（暗白）一点不差。不免給他多报上二十兩，省得給他再分，豈不是好。老哥，这銀子的分量不够，我原是五十兩，这至多有三十兩，你豈不是把我二十兩銀子昧了。

杜夢齡：这是怎么說？

甲 杂：老哥你就不是呀，你既不愿还他，你就悄悄拿回去，誰还打着問你要不成？你既門上懸掛拾金不昧的牌匾，你就該完完全全还給他，你怎么又昧了几十兩，这实在可笑。

百 姓：快快把拾下我的銀子一下交出来，管保給你分一半就是了。

甲乙杂：那是自然。

杜夢齡：呵，好气也！（唱七絳）

最可恨人情太狡詐，

还銀兩反倒結仇家。

早知他心腸同犬馬，

倒不如把銀委泥沙。

恨不得出拳將兒打，

那样人不該憐念他。

乙 杂：你就是教人給你分一半，你也該一下拿出来。

杜夢齡：我自拾得这銀，就在此地守候，并莫离位，原包兒交給他，你看我身上空无一物，我把什么东西往出拿呢？你們也太糊涂！

甲 杂：这还怪起我們来了！

徐 綱：（上引）路土人鬧嚷，上前問端詳。

我当是何人，原是賢弟在此。只見你双目捧淚，有何事故？

杜夢齡：仁兄那知，为弟今天在此拾了一包銀子，只怕是貧寒之人失遺，因此守候了半天，恰好失銀之人来此啼哭，我便上前問了一遍，原包交給他，誰料这个忘恩負义之人，竟然說他是五十兩，我只給他三十兩，把他二十兩昧了，从此和我为难。仁兄我实在冤枉的很！

徐 綱：原来如此。待我問过，众位仁兄，他当真把銀子遺了？

甲乙杂：他莫丟銀子，为什么在此啼哭呢？

徐 綱：他拾銀子，你們那个見来？

甲乙杂：他拾銀子，誰也莫見，还是他自己問着还的。

徐 綱：你遺了多少銀子？

百 姓：五十兩。

徐 綱：他还你多少？

百 姓：至多有三十兩。

徐 綱：照这样說，他既昧你的銀子，他自然完全昧过，誰

也不曉得，他又何必昧你二十兩。問着又還你三十兩，可見人家拾的是三十兩。你遺的是五十兩，這定然不是你的銀子，你快將銀子還給人家，教人家慢慢兒候他三十兩銀子的失主。你赶快前去找尋，看誰拾你那五十兩銀子來？快拿銀子來，防顧人家三十兩銀子的那个失主到了。

百 姓：这是我的銀子，我怎能給他。

徐 綱：你这才是胡說，你的銀子是五十兩，这分明是三十兩，怎能成你的銀子？

（唱七捶）

罵了声小奴才作事胆大，
將大恩不肯報反作仇家。
你老子我將你一頓飽打，
你速还这銀子莫要狡猾。

（打百姓介）

百 姓：好我的爷呢，你再不要打娃，我实在搯不住咧。我給你實說，我当真遺了三十兩銀子，因为銀子尋不着，我着了忙便說，誰將銀子拾了，能還給我，我情愿給他分一半，所以还銀之后，他們都說應該給他分一半，我才想出这个法子來，只求他不分我的銀子就算完事，并非是給他越外要二十兩銀子。

徐 綱：他还給你要着分銀子來？

杜夢齡：我几时要分你的銀子？

百 姓：你老人家并莫說，他們亂說，所以我才說出这喪良昧心的話。千錯万錯，都是娃的錯，你老人家實在

不要介意。(叩头介)

徐 綱：既然說了實話，姑念你是个穷人，說是站起去。

(唱七锤)

人情翻复真可惱，

无端教人发牢騷。

好不气，好不气！(徐杜同下)

百 姓：白挨了一頓，不亏。(唱带板)

今天不該負恩义，

这一頓飽打才合宜。

(連甲乙杂同下)

第四場 失 馬

[內喊白：“馬号里把馬跑了，快赶快赶！”]

沈从周：(內唱尖板)

众衙役报到失御馬，

(上唱喝场浪头带板)

吓得我披发在公衙。

只可恨人役太胆大，

全不小心弄失差。

二衙役：(忙上)稟老爷，小人实在該死。

沈从周：好奴才，你所干何事，这馬是怎样跑的？

二衙役：老爷不知，馬太多，地方太小，从此就踢开仗了，一个踢一个，就乱踢起來了，一下驚了，所以都跑了。你想这馬力大如虎，也莫人縛住，还把几个人